



朝阳 穆英 摄

新年随想

□安宇

临近过年,感觉还在小时候,明明知道超市也就放一两天假,可还是怕它们会一年都关门似的,要赶紧将过年所需的东,全部采办回来。还有,给亲戚朋友买的礼物,趁着快递停止接单之前,也要尽快寄出去。又为礼物轻重,不知是否妥当的缘故,在人情上纠结一番。山东人总是礼节为上,嫁到千里之外的塞外,还是在年节到来的时候,拘泥于礼节,小心翼翼地,怕一不小心,就在这节骨眼上犯了错。这几日说话也格外谨慎,凡是消极的话,一律扼杀在口内。平日写作,一直都在宣扬生死皆是世间日常,但一到年关,就不这样想了。

电脑好像也累了一年,跟周围人一样无心工作,忽然就罢了工,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只好出门去修。透过车窗,看到马路上人似乎也多了起来,有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好像人们都跑去忙年,好像“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事,不将它忙好,忙得得体面,就过不了关,来年的日子,就不能顺利。

电脑店里,一个顾客在很认真地跟老板讨论着,过年时一定要去逛逛本地的博物馆,年年都说去,结果说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成。另外一个顾客,大约熟客,跟老板说起大学毕业的同学,这一年的生日聚会,店铺门外的马路牙子上,站着一对母女,提了一堆刚刚从超市买的米面粮油之类的年货。大约等车等得有些累了,便将手里的东西放下,不停地抬脚朝路灯慢慢亮起的马路上张望。

等我出门坐车的时候,看到马路牙子上,一个被风吹开的袋子里,一大瓶洗衣液孤独地站在那里。一直到我上了车,也始终没有人来取它。我想那对母女大约正在车上,或已到家,彼此正絮絮叨叨地互相埋怨,说忙忙忙得晕了,丢三落四……

回家后看到阿妈正拿着手机,靠在窗前,不停地给人发微信语音,里面还时不时地传出即兴唱歌的声音,我便问: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啊,天天不离微信,做饭聊,吃饭聊,扫地聊,睡觉还聊,业务简直比我们上班族还要繁忙。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说:都是一群60多岁的老太太,闲着没事,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不会写字,也不会上网,除了微信聊聊天,唱唱歌,还能干啥?

为了帮我们照顾阿尔娜,一晃,阿妈从草原来到城市已整整10年。她像任何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忽然厌倦的人,常常有从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中出逃的欲望。就在前天,她孩子一样执拗地朝我发脾气:不管飞机票有多贵,我今年就要带阿尔娜回呼伦贝尔过年!可是最终,她还是在遥远的距离和寒冷的天气面前,败下阵来,叹了一口气,放弃冲动,说:还是暑假的时候再回去吧,那时天好,可以到处走走。

于是她很快又退回厨房,为一家老小洗菜做饭,或跟在阿尔娜屁股后面,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训斥,一边马不停蹄地收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再跟幼儿园里认识的老太太们,漫无边际地微信闲聊,度过这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时光。

听到窗外有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放一两声爆竹出来。忽然想起小时候,每逢这时,父母都会叠一些纸元宝,元宝上还要贴半截手指肚长的红纸片,而后放在灶火前,洒上一盅白酒,再点燃了,让我跪在蒲团上磕三个响头。我总是一边磕头,一边注视着蓝色的火焰在酒精中欢快地跳动。头顶是稀疏清冷的梧桐枝杈,一只麻雀从睡梦中惊醒,扑棱着翅膀,飞入隔壁家庭院。满天都是清亮的星星,一颗一颗,好像被人在过年前清洗过了。邻家男人轻咳了一声,女人则絮絮叨叨地说着明天除尘扫洒的琐事。我一直看着那火慢慢熄灭了,一阵风来,将灰吹到炉灶边上,而后捡起蒲团,吸溜着鼻涕,跑进炉火轰隆隆燃烧着的堂屋里去。

这是20多年前的旧事了。一晃,我已10年不曾回家过年。异乡,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了自己的家。

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下来,我在深夜中,听见年的脚步,正啪嗒啪嗒地由远处赶来。

风且吟听

□何君华

何明威到巴音诺尔嘎查小学支教的第一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暖风拂面,心情倍儿爽。

何明威是某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爱心支教助力精准扶贫”的志愿服务项目,今天是头一天到巴音诺尔嘎查小学当支教老师。

何明威所带的五年级总共只有8名学生,5名男生3名女生。5名男生分别是毕力格、呼日勒、巴特尔,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特木尔·敖其尔和阿拉坦·敖其尔,3名女生分别是娜仁花、斯日古楞和格日乐。

何明威在点名时闹了点笑话。他把特木尔·敖其尔的名字念成了“特木尔,点儿,敖其尔”,语音未落便引发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特木尔·敖其尔也羞红了脸。

蒙古族名字中间的点儿是间隔号,何明威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哪里见过这种格式的名字呢。在那日松校长的提醒下,何明威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一下子涨红了脸。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何明威忽然反应过来过来了……

何明威小心翼翼地纠正自己的错误,重新点了特木尔·敖其尔和阿拉坦·敖其尔兄弟俩的名字。

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很快何明威就发现刚才点名白点了——点名的目的是认识同学们,可他刚才点名时只顾盯着手上的花名册,根本没抬头看孩子们的脸色。

头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情,看来,何明威对支教的困难程度还是低估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

其实,何明威是因为赌气才来到巴音诺尔嘎查小学支教的。

何明威的父母想让他毕业后回到家乡省城报考一个待遇不错的事业单位,何明威却不愿意,借口那家单位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自己不合适,也不喜欢。父母轮番打电话来“游说”,他于是一气之下报名参加了这个志愿服务项目,还特意选择了一所离家最远的学校。

何明威不知道的是,他这个看起来有些“莽撞”的举动,却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历史——他成了巴音诺尔嘎查小学的第一位汉族教师。此前,有近5年办学历史的巴音诺尔嘎查小学,无一例外都是蒙古族教师。

巴音诺尔的萨日朗



经历了第一天的波折,何明威对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尽管麻烦远比他想象得多。首先,学生们无一例外都是蒙古族,语言成了第一道关卡。然而语言沟通困难还是其次,何明威发现,最主要的麻烦是孩子们实在太淘气了。支教第二天,毕力格同学竟然从家里带来打火机,把一个硬币烧热,故意扔在地上等别的同学捡,结果呼日勒不幸“中招”,手指被烫伤了。好在何明威懂得烫伤的紧急处理方

法,立即对呼日勒的手指进行凉水清创处理,然后敷上烫伤药膏,所幸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这一天下来,何明威简直有些焦头烂额,何况近来他的心情本就不好。支教期结束后怎么办?毕业后何去何从?是回到父母给他安排的轨道上,还是继续上学读研?这些问题就像一团乱麻一样缠绕着他,没想到学生还这么不让人省心。

那日松校长看出了何明威的情绪低落,好心劝他,干脆给他开一份证明,让他回去算了。何明威却坚定地拒绝了那日松校长的好意。

那日松校长将何明威安排在嘎查宿舍住下。夜里,一如此前许多个夜晚一样,何明威从背包里找出那本随身携带的《老人与海》,不知是第几次重读起来。

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何明威便会拿出《老人与海》来激励自己。每当想起书里那位与大海、大马林鱼、鲨鱼群乃至与生活顽强搏斗的圣地亚哥老人,何明威内心就充满力量。他甚至为此去派出所将名字改成了何明威,以此向海明威和海明威笔下的那位坚强的老人致敬。

何明威心想,比起圣地亚哥老人,自己眼前的这点小困难和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异乡的宿舍里,何明威又重新充满信心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新的状况又出现了——有一名女生没来上学。何明威费了半天劲,才终于弄清是那个名叫娜仁花的同学没来。巴特尔同学告诉她,娜仁花的爸爸叫她去塞音牧场放羊去了。

来时何明威就曾听那日松校长介绍过,巴音诺尔是科尔沁细毛羊的主产区之一,许多农牧民家庭都饲养了细毛羊。只是令何明威没想到的是,居然还会发生这种学生旷课去放羊的事情。

何明威决定去塞音牧场找娜仁花同学。

边问路边找,翻过几个小土丘之后,何明威总算找到了塞音牧场。娜仁花同学果然在那里放羊。

原来,秋天深了,娜仁花家里赶着收庄稼,家里的羊没人照看,于是她爸决定让她先帮家里照看几天。

科尔沁草原的冬天来得早,这才9月,天已经开始冷了,庄稼再不抓紧收就该烂在地里了。何明威浅浅地叹了一口气,对娜仁花说,我来替你放羊吧。

娜仁花扑哧一声笑了:“何老师,你会放羊吗?”

“这有什么不会的,跟着羊走不就是了?”何明威反问。

“何老师,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支教呢?”娜仁花问。

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何明威有些回答不上来。告诉她跟父母赌气吗?当然不能。何明威灵机一动,说:“我在网上查了,你们这个地方特别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吧?”

“何老师,我带你去个地方吧,那里才叫美呢!”娜仁花说。

“好呀!”何明威兴奋地回答,一边帮娜仁花赶起羊群。

翻过一个土丘,一片红色的花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何明威眼前。

“哇!”何明威冲向花海,一边回头问娜仁花:“这是什么花?”

“萨日朗。”娜仁花回答。

“这就是萨日朗?”何明威问。

“对!”娜仁花肯定地回答。

何明威扑倒在萨日朗的花海里,他的心情愉悦极了。尽管眼下已经过了萨日朗盛放的花期,花瓣多半已经萎谢,但这仍然令他感到激动不已。

何明威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那些困扰他的难题,他决定暂且不去想,现在,他只想舒服地躺在巴音诺尔苍翠欲滴的青草地上,将鼻翼完全张开,好好地闻一闻萨日朗的清香。

何明威打开手机,查到萨日朗的花语是团结。“团结,团结!”何明威在心里念叨着。

“娜仁花同学,回去上学吧!”何明威说。

“好!”娜仁花回答。

“我去跟你爸爸说。”何明威说。

“好!”娜仁花说。

翻过一个土丘,没准儿就是一片火红的萨日朗。是的,风景的变换有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转身,仅此而已。何明威明白,人生也是这样。

说小小

一扇辽阔的窗

□北城

一扇窗,长约2400公里,宽1700余公里。底色的绿郁郁葱葱。

生活在辽阔深处,有无尽的空间驰骋,有无限的机遇奋斗。

草原、山林、河滩、沙地,这里阳光茂盛,天蓝得纯粹,白云得天真。一切都是那样厚重、平稳、悠长,又是那么清澈、多彩、辽远。带着霞光和露水,奔赴内心的山水。

展开北疆,展开四季,展开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心怀山水,因浩瀚而博大。用勤劳和智慧筑梦,蓬勃向上,蓄势奔放,春光无限。

春绿黄河,壮美坦荡。腾格里沙漠,天鹅驮起天鹅湖的旖旎飞向远方。风扶杏花、桃花、梨花倾城绽放。千里姹紫,万里嫣红。倾着乌兰梁素海的落日,拉满北疆之春。

入夜,在乌兰哈达山口数着宝古图大漠的星星。

浩瀚、草原、林海、大漠,生机起伏。

盛夏,北疆溢出日光的凉爽,一碧千里。湛蓝的天空下,一派洒脱诗意的图卷,悠然展开。淡淡相宜的绿,是草原的天然色。恣意驰骋,尽情释放心中向往自由与坦荡。血脉喷涌,蒙古马的风骨,奔腾在北疆深处。

只因辽阔,释怀了岁月喧嚣和繁杂,随牧歌在风中飞扬。

心醉的牧场、林海、湿地、河谷磅礴,绿意摇曳。原生,是神奇的。史诗诗沿河流淌。自然的纯粹,绿荫绰绰,美到极致,才不负天堂草原的美誉。

草原的鹰,在蓝天上翱翔。

入秋,天空广袤,北疆微

凉的风掸去浮尘,露出自由奔放的品格。

浓郁灿烂留下的醉,落入心底。抬头,与中国最早的秋天相遇。高原变装,松柏、胡杨、怪柳、古榆、五角枫层林尽染。林深处见海,汹涌、浩瀚、磅礴。

瞩目,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无边。

原生的执着、坚韧、守望,永远值得期待。

收成饱满,颗粒归仓。满桌原汁原味的秋膘,杯盏撞出的笑声,传出窗外。

雪是北疆的标配,纷纷扬扬,苍苍莽莽。千里雪飘,万里冰封。素描?水墨?只寥寥几笔,便勾勒出

一派磅礴,一派浩瀚,一派

北疆山河。

炊烟袅袅,守望质朴的愿景。故事推门,火热的激情拓开一条条冰封的路,汇入那条不冻的河,日夜奔腾。汨汨的水流汹涌着冰点以下怒放的璀璨。在挚爱中燃烧挂在树梢的凛冽。

冬是春的归途。

静美是沉淀的多彩,烟热苍茫,雪野中盛开心中的坚守。在寒冷中品味阳光的暖,芳草的绿,安代舞的火红,马头琴的悠长。

这扇窗里有“且听风吟”的句读,有“慨怀絮语”中的青绿,有“朝花夕月”间的牧歌,有“私语茶舍”里的香茗……

北国风光,2024年等你打开!

诗散文

开启新的希望

□卜庆萍

剪一片云朵
采一筐吉祥
装一橱祝福
做成一张张新年贺卡

送给崭新的一天
寄给走来的又一年
捧给祖国母亲
呈给我和你

欢声辞旧岁
笑语迎新年
采一粒婉转的鸟鸣
开启新的希望

新年的钟声
敲亮心怀
叩开了新年的门庭
稳稳地脚印刻进新的征程

将心语酝酿成诗
把平淡的日子唱成快乐的歌
新年里阳光如画
让贺卡长成信念与执着

在新年
掬一捧花香
在飞行的贺卡之船上
载满梦想

当两条河流相遇

□孔庆艳

河流,马鹿
远处那只丹顶鹤和它头顶上的白,以及东方白鹤站立着的土地
我在兴安岭上行走

阳光穿透身体,从树叶间落下的刹那
一只松鼠
惊醒了草麻黄,蜻蜓兰,手掌草
躲在午后的阳光
照在每一片叶子上

挥一记远走的津尔河
挥手,离别,故乡只是留在心里的思念和牵挂

“引津济辽”,当两条河流相遇
是久别,是相识,为了
两岸的庄稼和种庄稼的人
欢呼,为了胜利
一个打铁的人
在炉火里照见自己的脸
也在炉火里锻造一块铁

津尔河,洮儿河,归流河,霍林河……
由一条河流想到一碗酒,一滴泪
青瓷碗装酒,也装得下一条河流的寂寞

用豪迈喊出春天
一滴泪的不舍
每一条河流远去,像一个母亲
不愿意与她的孩子分别

种满山的芍药
花开为你,花落为你
一个种芍药的人,也种时间和等待
种花香与寂寞

阿尔山天池的水,是饱含的深情
阿尔山大峡谷,谷底的每一块石头
刻着想你的消息
冬天的雪花
舞出圣洁的白
火山遗迹中寻找一块石头
也就是寻找一个出身和下落

白鹤叫醒沉睡的兴安岭
我在下一个轮回里等你

芬芳的季节

□一帆

清晨鸟语花香
缕缕阳光
透过树叶
照亮了大地
温暖了我们

在那芬芳的美景中
思绪飞向遥远的天边
在花与草的世界里漂泊

花开有落时
太阳恒久远
那花草飘香的季节
是我的游牧时光……

星诗空